

17
——张执一自述

湖北文史资料

一九八八年第二辑
(总第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94184/22



张执一同志一九五四年摄于北京故宫



班埤额尔沁尼副委员长探视病中的张执一



乌兰夫等中央领导同志慰问张执一同志的家属和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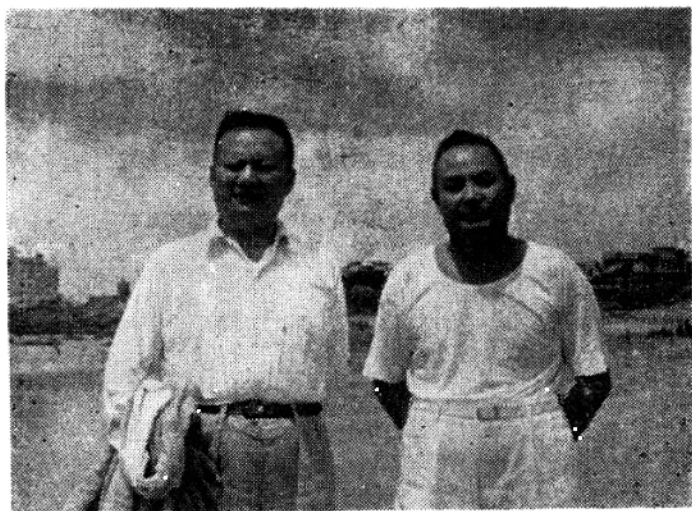
一九四九年初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时留影

張執一同志挽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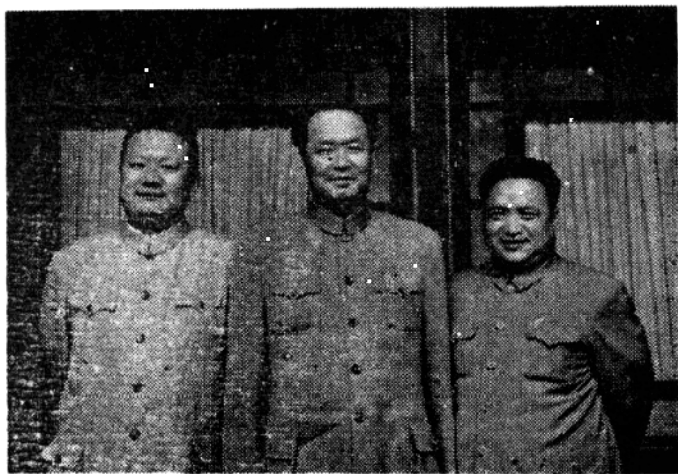
于役黃歇浦風雨連朝夕噩耗空中
來大舟竟沉溺三年憂不解斯人有
斯症群朋相向哭往事話歷歷惟君
正身直亂流歸然立革命至死志
志不少易鐵肩扛道義赤胆當荆棘
身處危難中猶忘人之忌遺言何坦
蕩友死不留連未免二宿清寧止為人
注大江流哀音青山標戰績自有不
朽存不待史官筆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

趙樣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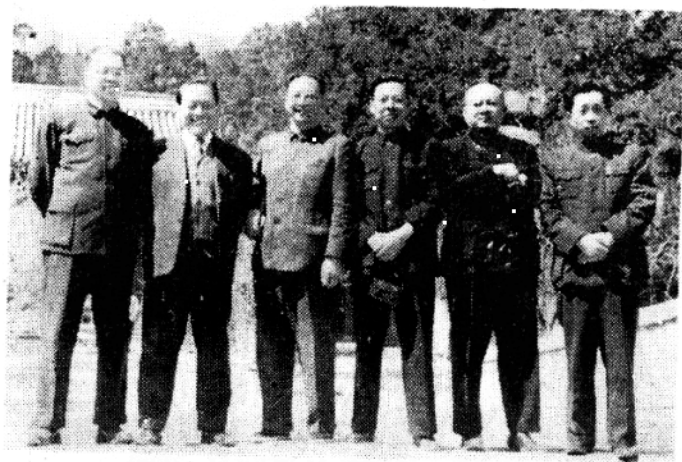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一年与叶剑英元帅合影



一九五四年与乌兰夫、汪锋合影



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铁窗战友刘瞻，李挺，刘立青，
陈永清、杨献珍、黄立沸、刘祖靖



与上海老战友合影。左起。姜椿芳、赵朴初、
张纪元、姚臻、张执一、唐守愚

一九四七年在上海拍摄此幅『全家福』照
片，以一家老小共居，掩护上海局机关。



一九七八年与家人合影



目 录

张执一自述

开场白·····	(1)
一、可爱的家乡·····	(3)
二、艰辛的家世·····	(5)
三、乡塾里传来新思潮·····	(10)
四、找到了归宿·····	(15)
五、扑不灭的火种·····	(22)
六、坚持斗争 辗转学堂·····	(26)
七、找组织二进上海·····	(41)
八、狱中生活纪实·····	(47)
九、重返上海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83)
十、重返武汉·····	(101)
十一、驰骋襄南 威慑武汉·····	(104)
十二、调兵遣将 阻击敌顽·····	(122)
十三、重返洪湖·····	(133)
十四、整风班·····	(145)
十五、在敌人心脏里·····	(147)
结束语·····	(171)

附 录

张执一一年表·····	(172)
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怀念党的	

朋友唐义精校长·····	张执一(176)
上海八千余学生救亡运动速写·····	高 宁(182)
我的良师益友张执一同志·····	程瑞概(187)
湖北省师学运情况片断回忆(节录)·····	叶 超(195)
创业江汉 丰绩留人间 ——忆张执一同志	
在鄂豫边区·····	任质斌 郑绍文 李人林 刘 放(201)
悼张执一同志·····	杨显东(209)
鄂北统战 策马汉阳——回忆张执一同志抗日时期	
在湖北的活动·····	孙耀华(214)
怀念张执一同志·····	张 斧(216)
张执一同志在抗战前后的活动·····	陆 诒(224)
记张执一同志在上海的几件事·····	李正文(229)
祭张执一同志·····	陆家贤(234)
大江流哀音 青山标战绩——沉痛悼念	
张执一同志·····	朱元枋(236)
怀念张执一同志·····	田云樵(240)
悼念张执一同志·····	李纯青(245)
痛悼执一同志·····	贾亦斌(249)
悼张执一同志	
七律一首·····	叶尚志(249)
七绝二首·····	杜 宣(250)
病中怀张执一同志(二首)·····	于 刚(250)
读《张执一自述》有感·····	何定华(251)

开 场 白

“交代”或“交待”，本是旧时代前任与后任官员办理移交手续的用辞，进而亦有“把意见或事情向有关人员说明、嘱咐”的意思，可谓无甚褒或贬的含义。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这一辞语却被一些“造反派”用作对我们这些经过南征北战，驰骋于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斗争在敌人的法庭、监牢，历尽了风霜雨雪而幸存下来的革命老一辈人进行人身侮辱的专用辞。他们把一般人所讲述的往事，或对某件事的“揭露”或“交待”称为“证明”、或“检举”；把我们这些被他们视为“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或“蜕化变质分子”对事情真相和历史事实所作的说明，则称为“交代”或“交待”。开始，每当我的耳鼓响起这一字眼时，脑海里就浮现出那些“造反派”的丑恶咀脸，油然而生作呕之感。久而久之，才习惯下来。且自喜由于这一专用辞，使我们有别于那批阴谋家、野心家。因此，我在这里第一次自题用“交代”一辞，在它的下面，写出自己身家的情况和政治斗争与思想改造的历史，向我的后辈、后人作出坦白“交代”或“交待”，用以说明老一辈革命者是怎样选择人生道路，怎样坚定不移、执一不二地追寻党、跟定中国共产党前进，在艰难困苦中前仆后继、百折不回地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斗争，“凭栏怅望天犹夜，唯见晨星已指东”（《行踪吟草·千里长航》）在漫漫长夜，中国人民跟定中国共产党这颗北斗、这轮旭日，才获得了翻身解放，中国才走向了繁荣富强。新中国是美丽的，我在1954年写的一首诗里说：“旧时潦草芦苇

地，今日黄金鱼米乡。血汗换来新世界，谁能回首等闲忘。”

（《行踪吟草·湖山新貌》）这黄金鱼米之乡的新世界，是前辈人用鲜血、汗水换来的，是不应当忘记的。

一、可爱的家乡

夏历辛亥年四月初五（公元1911年5月5日），我出生在湖北省武汉近郊60华里的汉阳县蓼（zhǎo）山南麓樊里堡所属的小屠家湾。原名谨唐，1928年到武昌读书改名张忍，因工作关系，用过一些化名，随时更换，并无固定。1935年从国民党监狱获释之后，为了表示我对共产主义事业、对共产党的坚定信仰、执着不渝，才改名“执一”。

汉阳地处江汉汇合之所，形势险要，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汉阳的鹦鹉洲，相传是东汉末年黄祖杀弥衡处。弥衡著有《鹦鹉赋》，所以人们便把他遇害的地方称为鹦鹉洲了。鹦鹉洲原属江夏，后沦于江，在汉阳西生洲。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江夏白沙洲为水所没，鹦鹉洲归属汉阳。从鹦鹉洲西行30里到沌口，沿沌水而上又30里抵黄（皇）陵矶，西北向15里就是我的家乡。走北路可以从汉阳入汉水60里到蔡甸，向南30里就是蓼山。

“蓼”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蓼山，当地人、周围人都不知道。蓼山东西有20华里，南北有六七华里，最高峰约二三百米，东端有一个比较大的集市，名叫蓼山集。整个南乡周围纵横约100公里，处于长江、襄河三角洲的尖部。那儿的山，有岗岭子；水，有湖汉子。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丘陵地带，山水相依，湖光与山色相映，格外让人喜爱。气候湿润温和。山间平地辟为水田，土岗丘陵开

成旱地。水田植稻，旱地种麦、棉，间点菽豆，都是一年两熟。家乡有约数百亩的水面，名小蓼湖，湖形弯曲，形似刀环，东通南湖，盛产鱼虾菱藕，湖边芦苇丛生，湖心碧波荡漾。人们朴实而知礼让，自古以来非耕则渔，很少有经营商业的。春夏力农，秋冬业渔，妇女市居多事剪綵，乡居惟勤纺绩。家家有纺线车、纺织机。汉阳的白布、紫花布、格子布、线布等，行销远近。

我爱我的家乡。我在1927年离开家乡之后，就立志一定要把革命搞成功，将来回到家乡，把农村的教育搞上去，把革命的成果送给乡亲。可是，我除了1942年带部队在那里打击过日本侵略者和伪军之外，还没有替家乡做一点有利于乡亲们的事，直到现在我还眷念着家乡，渴望着为我的家乡安上自来水，设上卫生厕所，多少为乡亲们搞点福利。恐怕这个愿望在我有生之年没有实现的可能了，想到这些我心里很难过。（编者按：张执一同志病故后，其家属遵照遗嘱捐献数千元，为家乡安装了自来水。）

二、艰辛的家世

我国农村的行政区域，常以佛、道教的庙宇和自然村落划分，樊里堡、连环堡、大东堡、永安堡等，都是庙宇。以它为中心的区域，就以庙宇做了地名。樊里堡一名由来已经渺茫难详了，我出生时这里已经没有樊姓人家了。屠家湾也是座落在两川之间的冲里，全湾不足20户人家，以屠姓为主。

这里人谈起祖先，都称江西人是老表。据说，这里的村民大都是从江西迁来的，张、屠两姓也不例外。先人们从江西跑到孝感，再迁到汉阳的麦山，没有多少户人家，也没有什么亲戚。

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得贫富两极分化，呈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据记载，一个叫高一鹏的，明中叶在四川中江县做了一任知县，下任后买下了周围几十里的小麦湖。我幼年时，小麦湖被刘、李、高三家大姓霸占，水田也基本上是属于他们。广大贫苦农民则无地或少地，以租佃为生，每到秋冬之际，常常填不饱肚子，又不得到小麦湖捕捞，仅能靠挖野藕、芦根充饥。

我们张家是小姓人家，无据可考，也无甚族谱留传。我童年的时候，从祖宗牌位上知道，曾祖一代兄弟三人，只长兄一门生了祖父张明昌，其他曾叔祖两支，一支无后，一支无男，只生一女。我在幼时见过一位曾叔祖母，其他人都没见过面。

祖父张明昌家境贫寒，没有土地，为人佣作，死得很早。祖父生二男，即我的父亲张勤松、叔父张勤柏。祖母带着两个孤儿生活极其艰辛。在我父亲八九岁时，祖母便把他送给人家放

牛，她自己带着我的叔父去汉口给人帮工。祖母一般是在商人家里做帮工，有几个月为了多赚一点钱，也曾曾在一家“半开门”的窑子里帮工，为此，我父亲一直对祖母不高兴，甚至有一个时期不来往。祖母以后还是到普通人家帮工，同时让我叔父在汉口学裁缝。到叔父十五六岁的时候，祖母要他辞了别人的工，自己揽活干，开起裁缝作坊来。后来祖母又帮叔父成了家，但他积劳成疾，得了肺病，早逝，遗有一子，名张汗卿，就是我的堂兄。堂兄比我大两岁，小时候基本上是依靠我父亲的帮助，在乡下读私塾，直到十四五岁时才去武汉一家出售五金材料的商号当学徒，以后当店员，解放后在武汉地方管的一个集体工厂当保管，堂嫂是家庭妇女。堂兄堂嫂都不过问政治，只因我是共产党、新四军，才对我党、我军表示同情。祖母一直在武汉过活，父亲曾一再催她返乡，她都拒绝了，原因是，她认为过去对大儿子（指我父亲）没有尽到抚养责任，所以晚年也不愿意依赖他生活。直到我因参加革命被国民党下狱，父亲因此服毒自杀之后，她才回到乡间，这时已经70多岁了，不久，也就因年老伤心，病故在乡间。

我父亲在十几岁以前，一直都是生活在农村，因为家庭贫困，无力婚娶，后经媒妁巧说，女方不知我父亲家很穷，才订亲于我母甘氏。母本姓杨，早年丧父，随母嫁到甘家，为甘家养育成人，在甘家又有二弟二妹，相处极为亲近、和睦，所以母亲生前不肯讲她姓杨，说杨家没有养育过她，愿为甘家女。后来父亲的贫困情况为甘家所知，曾几次要求退婚，都没有退成。

父亲当时的生活很没有保障，给别人帮工，有时还帮不上。他喜欢搞些练武术呀、气功呀什么的。为练习砍不入的气功，他曾经上过别人的当。有一次，他运好了气让别人拿铁锤子打他，可是没等他运好气，那人就一锤子打下去了，父亲受了伤，以后才不练气功了。父亲还爱打抱不平。年轻时头上有几根白发，别

人称他为“白毛大爹”，表示他有横劲儿。我小时候在农村同别人打架，别人没办法了，就说：“算了，别理他，他是‘红毛大爹’”。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家忽然发了点小财，财虽不大，生活却有了指望。

我的两个曾叔祖，每家都有十多亩田地，又都没有儿子，绝了代。他们过世后，只留下一个姓周的续弦曾祖母，年纪很大了，无法生活，所以两家叔曾祖的土地都交过来，归我父亲和叔父俩兄弟继承。叔父在汉口做裁缝，又早逝，祖父辈三房共有的20余亩田地，便都由我父亲在家经营了。这20多亩田地，在我们当地的农村来说，就不是小数了。

父亲聪明好学，喜交游，但不善治家业。他卖了部份田产，开办造酒糟房；购置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样兵器，铺垫场地，练习武艺。每日有拳师、武术师济济一堂，习拳练武饮酒，日复一日，家业逐渐破败。父亲自觉难见乡里父老，便把剩下的几亩地（只有三分水田，其他多是旱地，一般只能种麦）交给了我母亲，只身跑到武汉去了。

父亲在武汉，开始是给人家当小工，以后上轮船帮工，得到船主人的赏识，提升做了水手，他勤奋好学，慢慢成了三付、二付、大付、“临江”（长江一带称领港为临江），因此他对长江流经湖北境内，一直到湖南洞庭湖，那些水路和暗礁、桥梁等都很熟悉。他在船上还有个号叫‘松亭’。开始时，轮船工人工资很少，都是靠从宜昌或常德地方上带点鸦片土到武汉来。有时被禁烟土的人抄走了，就落得个财货两空。父亲的一点微薄的工资，除了他自己生活外，根本不能拿去养家。贩鸦片土有了钱他就胡花乱用。有时母亲找到武汉向他要钱，他也不理，母亲便同他吵架。直到生了我，有了儿子，他才回心转意，想顾家了，可是，却又失业了。

记得有一次父亲两手空空从武汉回到家里，母亲正在织布，一见不顾家小的父亲，气得立即让刚刚四五岁的我拿棍子把父亲赶出家门，我一面拿起扫把挥动着，一面向父亲嚷道：“你没有养我们！”父亲说了许多好话，发誓以后有了工作一定顾家，争执了好久，母亲才让我父亲进门。父亲看到织布机，看到劳累过度的母亲、看到瘦弱的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这才决心今后量入俭用，养育家室。

父亲在家住了几天，又回到汉口，找到了工作，从此他果然把所得工资的一部分给家里了。父亲每月要给家里一二十元钱，这在当时足以维持一家人的小康生活，再加上我那位曾祖母和母亲的勤劳，我才有了入私塾读书的条件。

在我记忆里，清晰地留下了曾祖母纺线，母亲日夜织布的情景。幼小时我常常拿着书本凑在油灯下，一面读书，一面陪伴着母亲，也常常在寒冷的冬夜，睡梦朦胧中，听到母亲的机杼声。这扎扎的机杼声，在幼小的我听来，是何等的亲切呀！它把深沉的母爱，点点滴滴地倾注在我的心头，滋润着我的心田。待到天明，母亲便赶到集市上，卖掉自己织的布来回米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农村的家织布就有了市场，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洋线、洋布来了，农村的土布就卖不出去了，纺织机都闲下来了。这时又全靠我父亲的工资来养家活口，不足的部分，就靠母亲在几亩土地上勤劳苦干的收获了。每年收麦子十多担，一部分吃，一部分卖给农村的糟房做酒，我们可以换点细粮吃。主粮全靠田里的生产，每年可以收300斤谷，其他是大麦、小麦；母亲在田边地角种点丝瓜、豆角之类，作为小菜。等到父亲带回钱来，才能买稻米。米是米贩子定期送上门来，或者由我们去取。我们还可以在肉铺子里立折子，每次割四两（16两制）、半斤、一斤肉，都记在帐上，一起算帐，一年分三季给钱，肉铺肉贩子还争着包主顾。